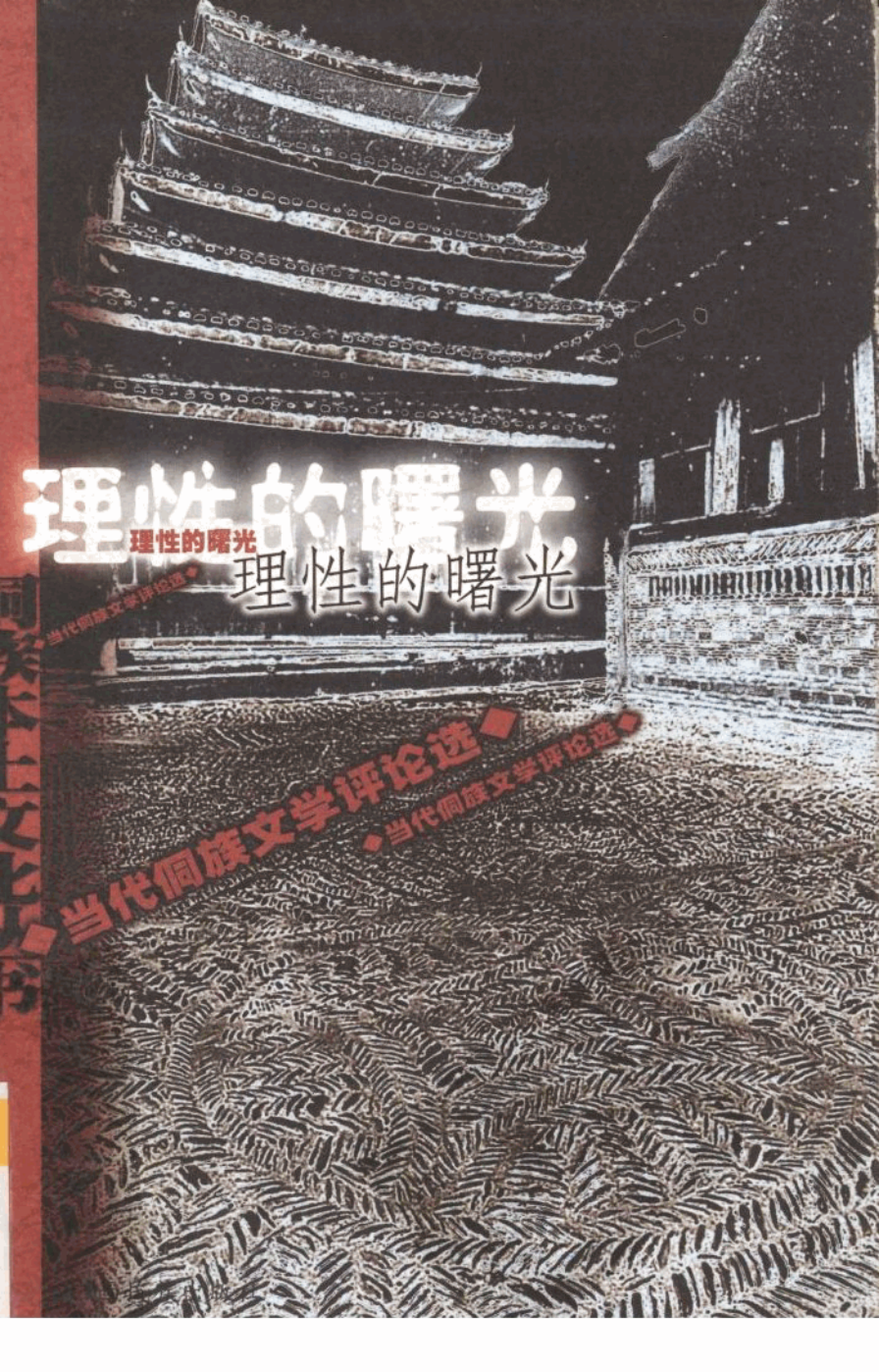




理性的曙光

理性的曙光

理性的曙光

当代侗族文学评论选

当代侗族文学评论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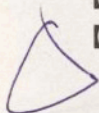
张泽忠 编

【策 划】覃水坤

【主 编】张泽忠

【副主编】杨均特

吴桂贞



广西民族出版社

侗族本土文化丛书(第一辑)
理性的曙光——当代侗族文学评论
张泽忠 主编

责任编辑 黄启周
封面设计 玉荣奖
责任印制 姜为民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地址:南宁市桂春路3号 邮编:530021)
印 刷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375
字 数 328千
版 次 200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3-4266-7/I·1036 定价:70.00元(一套四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张泽忠

这是一套关于侗族本土文化的丛书。丛书的编撰以辩证唯物观和历史唯物观为指导；丛书编撰的目的，在于展示侗族文化的传统表现形式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开放性流变。

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一般是一种经典性的形态。之所以这么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表现形式尽管其赖以生存的地域、民族、国度不尽相同，但上苍仿佛在冥冥中规定着它们有一个普遍性的关联，其表征是让它们之间或相互影响或相互印证。譬如侗族民间传说中的“山兄弟”（山魈）的特征，与大洋彼岸美洲的印第安人民间传说中的“山林保护神”的特点，就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印第安人称山魈为 *Caapor*（林神），说它是一个脚跟向前、脚跟朝后的丛林印第安人。这个小东西是树木的好朋友，它会让那些无端毁林砍树的人在森林或旷野迷路回不了家。（索托·马纳尔《巴西的土著居民》，译文载《民族丛林》1980年第6期，第55页。）侗族称山魈叫“山兄弟”（侗语 *Jaix nyongx jenc*），“山兄弟”也是脚跟向前、脚趾朝后，和印第安人所传说的“林神”一模一样。同胞倘若到山林里劳作，首先要记住的，就是不能伤害山林里的“山兄弟”。同胞们认为“山兄弟”是细脖子阳人的好朋友。“山兄弟”也

同样让在树林里做坏事的人迷路回不了家。传说中“山兄弟”虽不叫“林神”，但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和“林神”一样的神格。这里，“林神”和“山兄弟”的传说，如此地惊人相似，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显然在于有一个“母题”影响或“原型”认同。而这种影响或认同，是“平行发生”呢？还是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曾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认为，美洲印第安人很有可能是亚洲大陆“古越人”的一支移居过去的，而侗族又是“古越人”之一族，学者之见，无疑对两种情形中的“共同的渊源”和“影响传播”说作了支持。然而不管“古越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属哪一种情形，传说的本身都会引发我们对于人类文化进行历史性的思索与现实性的拷问。譬如，当我们对侗族“山兄弟”传说与大洋彼岸美洲印第安人的“林神”传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表示惊讶的同时，我们是否会在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的意义从传说中获得某种启示与教益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现今生态危机（包括环境、文化、自然生态在内的总体性人类生存危机）日趋严重，作为人类生命根基的大自然被忽视并遭受肆意破坏，人类在挣脱了自然母亲的脐带之后，滋生了“弑母情结”，人们因此而呼唤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神”与“山兄弟”的传说显然显示了它的历史蕴含与现实意义；而且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如果能让那些毁林砍树的人在森林或旷野迷路，必须从细脖子阳人的好朋友“山兄弟”和“林神”的身上获取生态智慧；且须牢记住，只有大自然，才是迷路的陷入生存困境的人类的救星。

当然，经典性的民族文化形态，往往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形态，但我们认为，稳定并非维持现状，稳定性与保守性具有质的区别；稳定是动态的稳定，是与周围环境处于积极的交换关系之中的稳定。上面我们对侗族民间传说“山兄弟”（包括大洋彼岸美洲印第安人的“林神”传说）的“生态意义”阐述，其实是“资于故实”而“酌于新声”（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是一次立足于“一味守成”却展

望“维故纳新”，即在传统的形式里试图寻找与现实有关联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蕴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侗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了开放性的嬗变。

从理论上说，传统文化的守成、稳定与不变是相对的，从形式到内容在与周围环境处于积极的交换关系之中发生流变或嬗变是绝对的。而促成这种状况的发生，一个重要方面的原因，显然是因为民族自身有了自己的新的传承载体和文化人。侗族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这部分，大都靠口头传承。只是到了近代，传承方式有了变化，一些读过诗书的文化人，用“汉字记侗音”的方法，写下了不少“侗书”。到了当代，到山外读书的人多了，借用汉民族语言文字，极力不想使本民族的文化消失掉的文化人也开始出现了。他们中有的是学者，有的是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或有意或无意或极为自觉地将自己的本土文化融入现代，试图使其生命意义有新的拓展和延伸。他们或搜集、整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歌谣，出版民间文学丛书；或撰写学术专著；或创作反映侗族社会生活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或研究当代侗族作家的创作实践，剖析当代文学现象，撰写批评文章。应该说，这些文化人一方面他们是具有个人生活的人，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们的生命活动过程（譬如创作或研究）并不完全受其自身自觉意识的控制，而常常受到一种沉淀在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即“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因而他们往往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共同意愿来说话，他们阐述（或反映）的问题乃是整个民族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原型观念或意象。由此可见，这些文化人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形式还承担着传承和张扬民族本土文化的重任。这样，这套本土文化丛书的策划及编撰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因为策划者及编撰者们一方面是对文化人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劳动积极的肯定，再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在实践的意义对文化人所做的探索、尝试作为较为系统的记录和观照。

此外,当前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人们已意识到在经济开发的同时对民族本土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开发和利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人们都在关注民族自身的发展,都在倡导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及相互促进。因而,这套本土文化丛书是应该有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因为它从实践的意义上,对上述热点、难点问题作了自己的解读和诠释。

这套丛书在酝酿、编撰过程中,得到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分会顾问杨志一、会长邓敏文和秘书长杨进铨等位老师的热情支持和关怀,得到石佳能、潘年英、石开忠、龙耀宏等位同仁的鼎力相助,在出版付梓过程中,广西民族出版社隆海人、黄启周两位同志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亦敬请读者和专家指教,以便再版修正。

2002年6月26日
于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畔

目 录

张泽忠	●前 言..... (1)
	上 编
杨红梅	●论侗族作家小说创作中的鼓楼文化精神 (3)
陆晓源	●论苗延秀创作的民族特色 (37)
卢斯飞	●论苗延秀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 (48)
邓敏文	●侗族“诗星”——柯原 (58)
吴大勇	●披沥肝胆唱中华 ——柯原近年诗作的特色 (64)
谢 晔	●壮美的《海南山水》 (71)
周雪波	●生命不息 创作不止 ——作家张作为论 (73)
罗义群	●长篇小说《原林深处》的“陌生化效应” (116)
李 频	●龙世辉:文学编辑史不会遗忘的名字 (121)
李 频	●龙世辉寓言:有关当代出版文化的阐释 (133)
鲁之洛	●直率的人 诚实的书 ——读长篇小说《蓝光》随感 (143)
廖开顺	●长篇小说《风满木楼》艺术谈 (146)

杨胜辉	●论《风满木楼》的艺术视角和美学特征 (155)
王继英	●一篇耐人寻味的短篇小说 ——读刘荣敏《大龙山里的传说》 (161)
苏晓星	●白米酿造的醇酒..... (167)
武光瑞	●浓郁的乡土气息 ——谭良洲的小说..... (173)
王鸿儒	●袁仁琮 热情塑造山里人形象..... (176)
龙光沛	●明中叶文人的—座浮雕 ——读袁仁琮的长篇小说《王阳明》 (184)
(法)安妮·居里安	●中国文化边界旁的一种文学..... (189)
廖开顺 石佳能	●侗族“月亮文化”的语言诠释 ——评张泽忠小说集《山乡笔记》 (202)
匡达蔼	●生命的封闭与开放 ——张泽忠《山乡笔记》印象..... (212)
余达忠	●孤寂而忧伤的生命 ——潘年英散文的文化意蕴..... (219)
(法)安妮·居里安	●故乡的新含义..... (225)
何士光	●期待新的穿透和冲击..... (228)
朱慧珍	●在生活的沃土上生根开花 ——杨通山诗作漫评..... (231)
敏 歧	●彩笔绘侗乡 ——读周东培的散文和小说..... (239)
蓝基椿	●“尝新”在家乡的土地上 ——记诗人黄钟警..... (246)

过 伟	●反映侗家心声的诗篇 ——读黄钟警诗的札记…………… (250)
蒙书翰	●浓郁的侗味 ——谈吴浩小说的创作特色…… (253)
容愈端	●长歌当哭 ——读《丑妹》…………… (264)
凌 渡	●带香的泥土 ——读吴浩的散文…………… (269)
邓敏文	●侗乡椎髻女 亦有巧文人 ——读刘芝凤的散文《娜耶的爱》 …………… (272)
邓齐平	●古朴风俗和现代文明 ——谈刘芝凤的创作…………… (275)
余达忠	●南高原坚强的人生 ——石干成小说创作论…………… (279)
杨志一 邓敏文	●永不忘却的纪念 ——《龙大道传》再版序言…………… (284)
吴佳兴	●文化的文学解读 ——读陆景川散文集《勤劳一生的侗族人》 …………… (288)
杨秀绿	●茁壮的蓓蕾 病蔫的花朵 ——中篇小说《山葬》得失谈…… (294)
卢斯飞	●现实和历史的交织 ——读杨进恒的小说…………… (303)

下 篇

杨玉梅	●新时期侗族散文论…………… (313)
杨志一 邓敏文	●理性认识的曙光…………… (327)

杨志一 过 伟	●侗笛悠悠 ——《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序 (331)
邓敏文	●人物形象与民族命运 ——读改革时代的侗族小说..... (338)
廖开顺	●鼓楼儿女的悲歌和欢歌 ——读《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 (347)
杨进铨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浅析广西近期侗族小说的素朴美 (356)
陆景川	●血性文章血写成 ——读杨和钧烈士诗..... (360)
陆景川	●龙大道爱情书信评析..... (368)
吴桂贞	●鼓楼坪上的沉思 ——卜蓬近期小说印象..... (373)
吴桂贞	●卜蓬小说创作的乡土韵味..... (378)
唐 鹏	●侗妈妈道德和情操的赞歌 ——评《我们家的妈妈》中妈妈的形象 (392)
辈 菲	●三江侗族作家群论..... (397)
杨文奇	●这个角落的声音 ——黎平诗坛点将..... (413)
杨尚荣	●宁静的亲情关怀 ——读水坤小说《赶考》..... (422)
杨均特	●天地间自有一种永恒 ——读肖启中小说..... (427)

杨尚荣	●“载道”法式 ——肖启中小说读后…………… (436)
吴能夫	●一篇具有鲜明民族风俗的作品 ——评杨树清短篇小说《踩台》 …………… (445)
杨长勋	●对民族群体意识的把握 ——评卜蓬《那桥架在河滩上》 …………… (450)
石佳能	●现代文化与传统意识双重观照下的“侗民族意识” ——试评《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 …………… (454)
吴 浩	●从侗族社会的特性谈侗族文学的突破 …………… (464)
石佳能 田均权	●当代侗族文学发展之我见…………… (471)
傅安辉	●论《杉乡文学》的侗族风味…………… (482)
徐新建	●“新时期”与“新文学”：侗族作家发展论 …………… (494)

上 编

论侗族作家小说创作中的

鼓楼文化精神

杨红梅

侗族作家文学发轫并植根于民间文学的沃土中,并深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发展至今天,已初步形成本民族的作家队伍,这中间有40年代在延安开始创作的老作家苗延秀等,有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滕树嵩、张作为、杨通山、刘荣敏、谭良洲、袁仁琮、周东培、肖启中、黄钟警等,还有近几年来活跃在侗族文坛上的第三代作家吴浩、熊飞、张泽忠、潘年英、杨树清、石干成、隆振标、刘芝凤等,以及更为年轻的第四代作家杨曦等,其中有十位作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们辛勤耕耘,在全国各种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一些佳作,曾在全国或省、自治区范围奖获,有的作品被选入全国少数民族作品集;有的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有的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滕树嵩的中篇小说《侗家人》和张作为的长篇小说《原林深处》(上)的问世,结束了侗族文学史上没有中长篇小说的历史。一些分散在刊物中的作品被精选出来分别编成两部具有族群特征的小说集——《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1988年)和《月地歌谣——侗族小说集》(1997年)。这两个集子,是侗族小说创作发展过程中的两块记程石。此外,还出版了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儿童文学集、戏剧文学集、长篇小说、传记文学集共60多部,从中可以看出侗族作家文学50多年来发展和变化的轨迹,也标志着侗族作家文学已从童年开始走向青少年时期。

侗族作家的崛起,是因为有一块使他们得以孕育、发芽、成长的膏腴土壤。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传统、独特的风尚习俗和人民精神风貌,使侗族作家在其中成长、受教,并形成相应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作为地域的人,侗族作家有与国家、民族的道德伦理规范相一致的生存观念,但更多的却是把眼光落在对本地域特有的生存方式的描写上。他们的生存观念完全是由历史和本地域文化流传下来的基因——传统决定的。传统是特定群体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彼此适应的表现。传统不仅裸露为表面的物,还凝聚成制度与习俗;更深藏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作为传统,固然带有烛痕斑斑的时代烙印,但也饱含根深叶茂的民族精神。本文拟对侗族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研究,通过侗族作家学着借用“他族”的语言文字描画的乡土,刻画的乡人所折射出来的鼓楼文化情结,以及这个文化原型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作品之间的流变、“变形”及差异,来透视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探索在当今族群交融、古今碰撞的环境下如何走出民族文化的阴影,寻求民族新生之路。

一 鼓楼的凝重

要探索侗族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就需要先了解鼓楼文化,了解它的产生、内涵及变体,这样才能进一步了解它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

1. 民族凝聚力及其产生的原因

侗族主要居住在湘、黔、桂三省(区)的毗邻地区和鄂西,人口约250万,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文。三省毗连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东有雪峰山,西有苗岭支脉,北有五岭山、佛顶山,南有九万大山和越城岭。五岭山脉从东南穿越侗族居住的区域向西北延伸,把侗族居住的这块土地分成

南北两大块,并分别归属贵州、广西、湖南三省(区)管辖,人们常常称之为南侗和北侗,两个方言区的基础词汇无多大差别。侗族一直是“不商不贾,惟事农桑”的农业民族,一般都傍水而居,因此也被称为“低地”或“水乡”族群。侗家人世代居住的这块土地境内沟壑密布,河流纵横,生态空间和地理形势处在一种近乎封闭的圈子里,交通十分不便。

独特的地理形态和生态空间对文化个性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作用。侗族是一个自称为“干”的民族,作为族称的专业用语,“干”的含义指用树枝木桩等障碍物来设围。在日常用语中,“干”作动词用,有“遮掩”、“防护”、“设围”等含义。侗族的宅居在古时称作“干栏”(围起房屋之意),现在称为吊脚楼。侗族先民生活在与外界几乎隔绝的大山中,生产力极其低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首要的行动是保护自己,因此,“干栏”很可能是先民们“用树枝木桩等障碍物设围”保护自己的重大行动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保护自己必须是一种集体性的行动,任何个人的一举一动包括思想感情都得服从部落、部族或氏族集体,因而,在“用树枝木桩等障碍物设围”的重大行动中,侗族先民追求以“人和”为行动准则的集体至上的意识便自然形成和产生,这种意识根深蒂固,且取得一种形而上的民俗文化审美意义。^①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以农为本,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父权制大家庭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以“人和”为准则的集体至上的意识。频繁的自然灾害的威胁和外来势力的欺侮压迫,使侗族经常面临被吞食、分割、灭族的危险,这种意识就转化为强烈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忧患意识,形成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来对抗各种天灾人祸。人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家族、房族、村寨以及本民族的利益。在民族内部,这种集体至上的“人和”观念则使侗家人在长期艰苦生活中凝炼出一份无私奉献、克己忍让、守望相助,亲密往来的自然朴素的情感。对于建鼓楼、修公房、